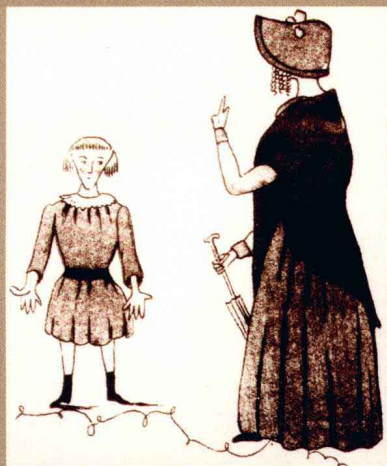


# 本雅明论教育

Über Kinder, Jugend und Erziehung

儿童·青春·教育



Walter Benjamin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本雅明论教育

*Benjamin: Jugend und Erziehung*

儿童·青春·教育



Benjamin, Walter

# 本雅明论教育

Über Kinder, Jugend und Erziehung

儿童·青春·教育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雅明论教育:儿童·青春·教育 / (德)本雅明著,徐维东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6

ISBN 978-7-5463-5490-3

I. ①本… II. ①本…②徐… III. ①本雅明, W. (1892~1940)—教育—文集 IV. ①G40-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9785 号

## 本雅明论教育:儿童·青春·教育

---

作 者: [德]瓦尔特·本雅明  
译 者: 徐维东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 品 人: 周殿富  
策 划 人: 严搏非  
责任编辑: 宋 春 孙祎萌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巍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5.37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22 号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ISBN 978-7-5463-5490-3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代译序：徘徊在人文与救赎之间

孙传钊

在《瓦尔特·本雅明》一文中，汉娜·阿伦特说到，最奇特的事情不仅是本雅明死后在同代人中获得最高评价而名声显赫，生前却默默无闻，而且，即使今天仍然难以界定本雅明的学术归属，我们只把他当作一个文学批评家和随笔作家完全是个误解：

他学识渊博，但他不是学者；他研究的主题包括文本及其阐释，但是他不是语文学家；他曾对神学和神学阐释类型（而不是宗教）深深入迷，但他不是神学家，而且对《圣经》也不感兴趣；他天生是个作家，但是他最大野心，却是写一部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他是第一个翻译普鲁斯特和圣琼·佩斯的德国人，而且这还在他翻译波德莱尔之前，但他不是翻译家；他写过一些书评，还写了大量关于在世或不在世作家的文章，但他不是文学评论家；他写过一本关于德国巴克罗戏剧的书，并留下数量庞大

的关于19世纪法国的未完成研究的文字,但他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文学家或其他什么家。〔1〕

虽然整理本雅明遗稿的汉娜·阿伦特罗列出了他涉足过的广泛领域,但是恐怕我们中国不少坚持所谓“教育学立场”的研究者还会把本雅明这位没有固定职业的学者(privatgelehrter)及其著作遗忘在自己的视线之外。瓦尔特·本雅明大部分在其生后出版的诸多的著述中,有三部与教育学领域有关的书。除了我们大多知道的、已经有中文版的《驼背小人——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之外,还有两部著作,即《启蒙孩子》(*Aufklärung für Kinder*)和《儿童·青春和教育》(*Über Kinder, Jugend und Erziehung*)。前者是本雅明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在柏林电台主持儿童故事节目时,所写的故事手稿(战后被发现)汇编而成的故事集;后者是1970年代西德苏肯普(Suhrkamp)出版社把本雅明的遗稿中与教育有关的19篇文章编辑而成的一本文集,也就是这本书。鄙人曾向国内好几个少年儿童出版社、教育出版社推荐过这两个无需翻译版权的选题,竟然无一出版社响应。正像罗伯特·尤利希为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写的英文版序言中所说那样,只有如雅斯贝尔斯那样学术上广泛涉猎的人,才

---

〔1〕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2-143页。

有资格撰写关于教育的理念和目标问题的著作,[2]本雅明的广博的视野中的关于教育的思考,有其独到闪光点。拙文围绕此书所收文本,介绍其所涉教育思想。

## 一、儿童、儿童读物与玩具

瓦尔特·本雅明之所以关心教育问题,爱儿童,是因为他自身童心未泯。众所周知,他是个爱书狂人,是个藏书家,也是个儿童读物和玩具的收藏家。此书中,被用作《旧时的儿童读物》一文的插图的那几幅儿童读物封面,都是选自他精心收藏的珍本;《俄国的玩具》一文的插图——玩具的照片,是他在莫斯科参观玩具博物馆时候所摄的。他评论卡尔·霍布雷克《被遗忘的旧时的小人书》一书时,说起那些收藏儿童读物的藏书家必定是童心未泯,所以才会去发掘旧时的儿童读物。幼年时候小人书,哪怕是从祖母那里得到的一张图画,都点燃了儿童最早的对于书籍的热情——尽管只是扎下幼小根基,而人的知性成长却是从这里开始的。他还曾说,对儿童来说,东西还未成为商品,也都依靠用途来判别其价值。其实这种儿童的无功利的收藏,也是他自己人生经历的写照,他收藏的许多儿童读物也与孩子们一样:“崇拜价值”超过了书的原有的价值。

---

[2] 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2页。

本雅明看到的德国儿童读物是与启蒙主义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他说:这些博爱的藏书家想证明自己从书里接受的教育,要正确地制定了充满爱心的人类之计划。“如果说人类由生来具有的虔诚与善性构筑了社会”,那么也需要通过教育,就不能在这天赋的基础上建成这样社会和人类。17世纪早期的儿童读物,都是充满了道学家说教风格,枯燥乏味,这种缺点在20世纪初儿童读物中虽然有所改变,但是,本雅明还是不满意,从孩子们的立场诉说:孩子们最不希望的是成人自认为是孩子们所需要的描写。即使成人真诚地投入写作,孩子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其中矫揉造作、不自然的地方。本雅明对现代社会带来破坏的悲叹,也在回顾儿童读物发展历史时跃然纸上。在他看来,19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印刷技术进步——铜版画的出现,却助长了正在日渐牺牲上一世纪儿童读物精华的衰退趋势,尽管18世纪的儿童画册还都是石板画,而诱人的魅力正来自是这种原始主义(primitif)。18世纪以后,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完全消失,审美观念被颠倒了。然而,20世纪20年代这种珍贵的传统精神活动在当时波西米亚人的生活中,还完整地保留着。那时出版的约翰·彼得·里萨为A.L.格林写的寓言、童话所配的插画就是代表作,它们在本雅明眼里是最高的杰作。不仅如此,他还感叹:现代新文学的登场,在儿童故事中兜售道德教育内容的仿古典主义教育学,面对新文学崛起,脆弱得不堪一击,都悄悄地退出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短期的时髦、流



行的题材。

本雅明爱儿童、爱儿童读物与玩具，那么，他是如何看待儿童的？与那些像卢梭那样、犹如在梦中把孩子想象得如小羊羔般老实的教育者完全相反，他赞成作家林格尔纳茨(J. Ringelnatz)、画家科莱(P. Klee)等人观点，认为“从儿童身上能发现潜在的专制君主品质、缺乏人性的”特性，“倒是狂热的收藏家、业余爱好者要比古板的教育者更接近孩子们”。在《赞玩偶》一文中，他如是说：

收藏家真是狂热的，经常是无秩序的，具有破坏性。一方面，表现出他们对待事物是真诚的，对于个别的事物是诚实的，或者说诚实隐藏在个别事物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很有可能会破坏典型的事物和搞乱事物本来的分门别类，他们会任性地反抗。这种诚实与反抗集于一身，正是收藏家热情的辩证法。

这种“收藏家”的特征，也就是孩子们的特征。这种特征与普通的成人是有区别的。本雅明在评论纪德小说《窄门》的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他的观点——要看清孩子们的特征不容易：

“罪恶”与“幸福”，作为敌对的两种基本的情感，在孩子时期尚未显示出来。……要对一个人作出最后的评价，只有根据他往后的岁月来作出判

断。……(安德烈·纪德语)以为与具有德行的人相比,孩子们更能通过《窄门》到达天国。但是,在从孩子成长为大人过程中,还有一个全新的力量闯了进来,能够发现和准备这力量的只有上帝。……纪德想一目了然看清孩子们那种因感动产生的虔诚的真诚,还是失败了。

孩子的特征与一般成人不一样,真正要彻底揭开这个未知的谜是很难的。该书所收的《单行道》中的几篇文章,也描述出孩子们的这种特征。比如,他说:孩子们的幸福生活、都是无拘无束的野外活动。又如,本雅明还说,孩子们尤其喜欢出没于生产某种东西的地方,不像成人那样关心生产的功利性,往往对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料感兴趣,“创建了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物质世界”。因此企图通过“诸如直观教具、玩具或书籍这些物品让孩子产生学究式冥想”的、热衷于心理学的教育工作者,是愚蠢的、迂腐的。再如,他看到邮票在孩子们手里,没有商品价值,但是能扩大他们的想象力。即使是读书,与成年人相比,孩子们阅读时,是半专注、半遐想,“更与书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孩子们的种种自然欲望是富有激情的,所以游戏的时候仿佛进入一个由他们自己支配的世界中去。孩子们喜欢收藏某种东西的时候,也与成人不同,只想执着占有某一东西,所以往往对他的占有物不加整理,杂乱放在一边,成人的收藏家们的品性只是在孩子们的习性延长线上。因此,本雅明的结论:“对于成人越是无意义、没

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越是真正的玩具”,对成人“越是在常识意义有趣的玩具,越不是玩具;模仿越是失去限制,与成人的东西越逼真的玩具,越远离从满活力的游戏”。在《玩具与游戏》一文中,他还说:反复的经验,对于成人来说,不仅能体味到幸福,还能消除恐惧;重复的游戏,在儿童那里却都是新的开始,也就是生活习惯养成过程的一个缩影。因此,本雅明认为,对儿童来说,游戏不仅与空气、水一样是必不可少,而且自由的游戏犹如从事开天辟地的宏伟事业;与他们的游戏相比,成人因为缺乏这种自由,因而充满了不幸。不仅教科书和教学需要这种游戏,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中也是少不了的。

在考察玩具和儿童读物时,本雅明也担忧现代性对儿童带来的正、负两方面影响。他看到19世纪末,玩具逐渐大型化与玩具业的衰退是同步的,而且孩子们开始有了自己独居的房间、拥有自己独自的书橱也是在那个时期,父母的干涉也逐渐减少,工业化的结果使得儿童及其玩具和读物远离其他家庭成员,自由度和自主力都有相当的扩展。然而,在为《童话与现代——德国童话与我们的时代》一书写的书评《殖民地教育学》中,他也觉察、警惕反映现代工业生活现实——描述包含摩天大楼、烟囱、火车头、柏油马路等事物的新童话故事登场给教育带来的不幸,并把这种新童话叫做“改良童话”。为了对抗这种现代性,本雅明自编自导在电台给儿童讲述故事(《启蒙孩子》),也尽力寻找回忆和追溯历史与

往事的题材。他反对《童话与现代》的作者儿童心理学家阿洛伊丝·雅尔科斯基观点。雅尔科斯基认为传统格林童话里超自然的世界“已经”不适应现代感觉,不得不放弃最本质的、纯洁的东西,让孩子未开拓的、柔软的想象力去顺应商品社会潮流的观点。而本雅明则更担心雅尔科斯基提倡的这种“改良童话”会“让孩子们也像故事里的主人翁那样,面对成人世界感觉到自己的软弱”;甚至童话被作为德国文化财产贩卖到尚未为工业化开拓的殖民地去,“黑暗大陆的那些殖民地农村里的孩子们头脑里类似原先那种童话中虔诚、纯洁的想法,也都将变得憔悴和枯萎。”

## 二、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

### ——儿童演剧的教育功能

尽管本雅明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朋友们认为他没有完全把握辩证法,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最后在《历史哲学纲要》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产生了动摇,但是,就如汉娜·阿伦特所说那样,在反犹主义高涨的当时的德国社会中,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反抗的武器,我们能他的著述中读到这种信仰的痕迹。即使在他的这些关于教育的著述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不少佐证。本雅明明确地把儿童也看作是从属于阶级的群体:“儿童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共同体,不仅是国民的一部分,也从属于他们出身阶级。所以,与其说儿童玩具是其所经验的特别的自治王国生活的见证,

那倒更像是儿童与民众的通过暗号进行的无言对话。”在为爱德维·海伦莱《无产阶级教育根本问题》一书写的书评《共产主义教育学》中,接受了充满古典主义、人文精神教育的本雅明,否定这种人文教育的普遍性意义,歌颂无产阶级教育面向“活动与实践的形态显示了其普遍性”他也赞成爱德维·海伦莱的教育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及由此引申出的许多论述,即教育为了革命目标,不仅要利用现有社会环境进行共产主义信仰宣传,而且劳动训练也是共产主义教育重要任务,列宁、卡鲁普斯卡娅倡导的综合劳动教育能最大限度发挥人的潜力。虽然本雅明提到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但是我们从他其他有关教育论述文字中可以看到他保持了那种美学家纤细保守的人文主义的视角,特别是他的早年的文章《学生生活》、《“经验”》中的德国传统的新人文主义观念还是留下了深刻痕迹。

本雅明也不得不承认,包括综合劳动教育在内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研究和实践都还未作好准备,还缺少实证研究的基础——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翔实的相关调查报告、缺少关于幼儿园、青少年团体、儿童剧场、徒步旅行等课题的调查报告。本雅明对戏剧研究——巴洛克悲剧研究有很浓厚兴趣和极高造诣,所以,在另一篇《无产阶级儿童剧场的规划》的文章中,围绕儿童演戏这种教育形式,论述了无产阶级教育优越性和先进性。

他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儿童教育最大区别在于:

前者注重方法,后者注重场所。从无产阶级积极的辩证法出发,教育必定要在规定的“场”进行。他认为儿童剧场是可以把握儿童全部生活的教育的场所。这种剧场,与迄今为止的资产阶级的剧场是不一样的,不受商业利润支配,也不是煽动激情的工具。然而,资产阶级教育者看来,没有比让孩子们演戏更危险的事情了,因为传统的市民都担心孩子专心于此而沦落为艺人、戏子,所以在资产阶级教育学中没有儿童演戏的一席之地。其次,与资产阶级演戏不同的,儿童演戏过程中没有前者那种导演指示下的紧张气氛,没有演戏主持者的“道德人格”说教,只有在决定题材和准备的时候,主持者给以的间接的教化,当涉及道德规范的时,孩子们会作为一个集体自觉进行调整。于是当戏剧上演时,剧场成了一个“道德法庭”,孩子们给成人观众上课。而这个观众群体也就是无产阶级。没有演戏主持者的“道德人格”说教的儿童演戏,充分发挥了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孩子们成了他们自己世界的独裁者”。那么,这样的演戏对儿童成长有什么好处呢?本雅明援引文艺心理学理论说,认为在具体场景里,人的活动,通过视觉神经与触觉神经精致的配合会形成一个即兴的瞬间。演戏时候,即兴支配剧场,综合地控制了孩子们举止。追求完美演技成人的演出,因为紧张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即兴”的。如果也要求孩子达到贵族式的票友那样的“艺术演技”,“结果在孩子们的书橱和记忆中只储藏了一堆垃圾”。诚然,本雅明不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欧洲传统的自

由观念不时让他要回顾历史做出妥协和折中的思考。他虽然也强调无产阶级教育的自始至终要坚持阶级性,但是,反对在青春期之前对青少年直接灌输的意识形态教育。他认为20世纪初德国兴起的所谓“青年文化运动”,是德国唯心观念论被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暗中输入了青年的头脑。而无产阶级不应该这样,作为阶级意识形态的纪律教育应该延迟在青年时代开始,要保证儿童在儿童时代保持完全的童心。而儿童演戏就可以既保持儿童的童心,又可以避免阶级斗争的说教的教育的“场域”,也不需要“把握心理”的教育、“喜爱孩子”的女教师等等资产阶级教育学的那些陈规约束。

善良的本雅明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教育来替代资产阶级“道德人格”,抗拒灌输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的破坏性,而且不是把儿童演戏作为一种文化教养形成的手段,而是作为儿童自我形成“道德人格”的“场”。他擅长用敏锐的眼光发现生活中为人们忽视的现象中蕴涵的意义,来批判另一些为人们忽视的现代性的事物现象。导演、教师主导下的演戏的紧张,在本雅明眼里,他们的指导只会培养人的一些单纯被动的反射性行为,也就是异化了人本来的积极特征。不久前,也偶有受过欧美戏剧艺术训练的我国学者提到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忽视,但是,也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教养形成的手段。本雅明“思想的碎片”,不同常人闪光之处,也就在细小的论题上放射出来——他擅长从传统的東西中“切下‘丰富而陌生’的珊瑚和珍珠”。

### 三、道德教学与宗教的救赎传统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的“否定的辩证法”不一样，如果说本雅明的这些学友力图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引入一个革命或改良的机制的话，那么，他却是要在一个被现代性摧毁的废墟里，要俯拾被废墟埋没了的传统宝物，不忘拯救人文主义传统。

本雅明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他对观念的、精神文化、宗教观念的留恋之间的吊诡，在那篇《道德教学》文章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不为科学至上的理性主义的喧嚣所迷惑，反对当时盛行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学理论支配下的理性化、公式化的“道德教学”，认为“所谓精密的教育学的破产了”：

康德的所谓的意志，并不是心理的东西。心理学认为心理行为完成的过程中，是意志在发挥作用，意志是行为完成的唯一要因。对于伦理学学者来说，行为的道德性却是在道德意图下完成的。道德意图，即明白道德律是自己的义务。……道德教育是二律背反的，……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意志，……但是在心理学的范畴里，没有能完成培养道德意志的方法。……同样，教育者要接近纯粹的意志也是极其困难的。



本雅明开出的药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教育观。在拒绝心理学为基础的“资产阶级”道德教育的现状同时,执着向人文精神的回归和依赖宗教救赎。他认为可行的道德教学是基于“自由学校共同体”——道德共同体原理出发的,也就是具有宗教性的道德教育,这种道德教学是从道德本身获得的。尽管道德律都是已经与经验的东西无关,远离经验的东西,但是可以在道德共同体中反复体验规范时转换成经验的合法秩序。这种自由学校共同体的前提是其生活的自由。合法的东西既可以以规范为焦点,又能进行自我调节。本雅明看来,宗教一开始,也只有宗教中具有纯粹意志,道德共同体也是由宗教铸造出来的。以心理学为基础的“道德教学”最大危险在于被合法化成纯粹的意志动机之后,自由完全被压抑。如果要让“道德教学”具有普遍的作用,那么就不能拘泥于非常详细的道德律。道德律具体内容取决于个人的宗教性。他认为现代化之后,原始基督教主张的那种“善与恶”、“精神与感觉”之间对立危险已经消失,危险的倒是流行主义(populism)的“感觉是善”、“精神是恶”的二元对立的唯物论公式。然而,理性的、心理学基础的道德教学,虽然不是从道德目标出发,其实也是经验的规则。接受这种道德教学的学生,往往感到自己被要求去形成一种当然的“好的态度”,可是义务感逐渐消失了。他认为取代“道德教学”的还有一条另外途径——公民教育。这种教育也必须是自发的,带有道德动机的。